

眷村後

仁鄰新村位於陽明山腳，篩子、媽子在村裡活過大半輩子。

篩子是乳名，他出生時，家人拿篩米的竹篩子接生，從此成了這輩子的暱稱。篩子生於戰火中的南京，父親（我應該要叫阿祖）在聯勤隊服役。1949年，阿祖把篩子弄進軍隊裡，成了娃娃兵，一同帶上了船。同時上船的還有故宮文物，那年篩子只有十二歲。

幾年後，篩子在臺灣長大，學會了一點臺語，碰巧遇到來臺北工作的彰化女孩，女孩日本名叫「媽子」，兩人婚後住進仁鄰新村。這時士林還不歸臺北市，由陽明山管理局直轄，篩子領到的身分證字號是 Y 開頭。

篩子和媽子多年後成為阿公阿媽，我則是背對著兩人的吵架聲，一邊低頭做功課，一邊長大。篩子的南京腔有口吃，媽子的臺灣國語沒有ㄗㄣㄩ，你來我往，像一場炮戰，發過去再射過來。有時，我會在旁邊搖旗吶喊，偶爾站在篩子這邊加油，或是站在媽子這裡助威。篩子聲若洪鐘，彷彿王師出征，但口條不好，說話慢；媽子思緒快、嘴巴尖，擅長游擊。炮戰往往由臺灣國語獲得偉大勝利。

放學回家，都由篩子踩著腳踏車來接我。遠遠，就會聽到一臺腳踏車轆轤地來。我跳上後座，腳踏車再次轆轤前行。前方背影巍峨，擋著了風景，篩子的藍色牛仔外套是一座大山。山的另一頭傳來篩子的鄉音：「你沃不沃？」

沃就是餓。篩子不常說話，但我永遠記得這一句。

村子外是座公園，裡頭有個突兀的洞口，一條向下的通道，盡頭是綠色鐵門。透過鐵門上的小窗，能依稀瞧見門後。篩子說，那是防空洞，敵人來時要躲進去的。

敵人什麼時候會來？我問。但篩子沒回答。

某日，同學和我相約放學後在公園碰頭。那天我在公園待了半小時，沒看到人，只能踢著石頭離去。回家路上，心生一念，突然很想去防空洞瞧瞧。

我走到洞口處，望見黑暗甬道盡頭，生鏽綠門深鎖，我雙手扶牆，一步步往下走。指尖觸摸到粗礫石牆，我先伸腳點下一級階梯，踏穩以後再將重心移到前腳，一步步背離了光。

來到綠門前。從鐵窗望進去，只看到灰色水泥空間，更深處的房間看不見。望著黑暗，「裡頭有沒有死過人？」突然一個念頭冒出，小孩的腦中就浮現黑暗深處，躺著橫七豎八的身體，在地底中腐爛、枯寂。那瞬間，越想越害怕，眼前綠門彷彿會把我吸進去，成為橫七豎八之一。我趕緊撒腿跑出防空洞。

媽子在村裡唯一的好朋友是余奶奶，媽子時常牽我去樓下串門子。余奶奶家的白狗，總愛對著我吠，我只能滿屋子躲狗。媽子和余奶奶坐在沙發，用臺語聊天。這是我少數能聽見媽子講母語的時刻。余爺爺則身材矮小，常常說「你是 XX 的小孩」。XX 是我爸小時的名字。他操著不知哪來的口音，說我又長大了。嗓音像是一把老二胡，悠悠揚揚，拉得很遠。

我拉著媽子到公園，媽子便會坐在涼亭下，和總在那裡的老人們，或許閒散聊天，或許不聊天，看著天空。那時臺北盆地沒有太多高樓，看得見遠方青山浩氣連綿，也能望見太陽火紅下山。

我踩著單車一次次繞公園，首先有輔助輪，後來拆掉右邊輪，使我總傾向左邊。再拆下左邊，剩下前後雙輪，搖搖晃晃獨行著。當我壓過水灘，留下一條細細的痕跡。

某日，余爺爺和一位陳媽媽在公園裡聊天，聊開了就唱起歌，看來好親暱。有人跑去和余奶奶告狀。余奶奶衝到公園，訓斥他們袂見笑。還令余爺爺跪下，發誓不再跟陳媽媽說話。

余爺爺當了一輩子軍人，腰桿挺直、自強不息。

但最終跪下了。

一週後，清晨的仁鄰新村傳來一聲巨響。余奶奶家中窗戶大開，窗簾飄逸，小白犬狂吠，不明白發生什麼事。只知道余爺爺跨過窗戶後，再也沒有從窗戶回來。

余奶奶呢，被女兒接離了新村，幾年後也走了。我很長一段時間，不敢經過余爺爺落地的角落。

我長到了九歲，那陣子颱風剛走，地上還沒乾，大姑就出發去東部出差，但在南橫公路上被土石流掩埋。不久後，媽子在臺北也摔車，住進醫院，手上打著一排鋼釘。住院期間，沒人敢跟媽子說大姑的事。直到媽子出院，爸爸推著輪椅，緩緩說出真相：姊走了。媽子只留下兩行淚，抿著嘴，一句話也沒說。

幾天後，篩子想去佛堂給大姑上香，那天依然下著雨，媽子坐在輪椅上，不准篩子出門。媽子將臺灣國語射過來，篩子這次架起南京腔轟回去，抓著傘消失

在門後。直到天黑，都不見人影。後來，佛堂打來家裡，說篩子剛剛在佛堂摔了一跤。

那天起，家裡又多了一張輪椅。

媽子數月後能走動了，篩子卻沒再站起來過。篩子原本能用助行器稍微走動，但越來越細的雙腳漸漸承受不了巍峨身軀，經歷幾次跌倒撞頭，只得坐上輪椅，最後歸於病床，插上鼻胃管，兩隻手被束線帶綁起來，聽大人說要避免篩子扯鼻胃管。我坐在客廳，常看見媽子把篩子的藥裝進塑膠盒，餵藥時則倒出一大把五顏六色，嘩啦啦灌進篩子沒了牙齒的口中，一片黑糊糊的洞。

篩子本來就話少，病倒以後更無法正常說話，只不時從床上發出陣陣呻吟，像是防空警報，嗚嗚啊啊，高低起伏，來自一位退伍軍人。醫生說問題來自三叉神經。但偶爾他心情好，也會哼上一首〈高山青〉，嗓音巍巍，像高山、也像流水。

我以往在家吹直笛，只要吹起國旗歌，篩子便會直視前方，顫巍巍地唱了起來，嗓音雖沙啞，但眼神之堅定，彷彿他看見山川依舊壯麗。

篩子在床上抗戰八年，我也升上高中。篩子自行車上雄厚的背影，已消磨成枯瘦黝黑的病體。每次來到篩子床邊，便是濃濃藥味，篩子閉眼蹙眉躺在床上，總讓我想起村子外的防空洞，暗無光影，不忍再看，這次綠門後面，是篩子被病體困住的靈魂。

透過床邊的鐵欄杆，我握握篩子的手，即使篩子未睜眼，也會稍微出力回應我的呼喚。印象中篩子的手大得驚人，我偶爾使勁一捏，但不動如山。篩子稍微出力，我的手就在巨大掌心包覆下，痛得我哇哇亂叫，篩子樂呵呵看著我求饒。

但那雙手此時已不再巨大，萎縮無力地被我包覆著。

過年時，一家人來到爺爺的病床前，篩子勉強還能睜開眼看看我們，甚至能說幾句話。大人們最喜歡玩的遊戲，是指著某人，問篩子認不認得。

「爸，你看這是誰？」爸爸指著我姊。

「這個小姐，很漂亮。」篩子說完，全家人大笑。

笑聲中，我突然明白，失憶是無差別轟炸，把每個熟悉的臉孔通通夷平，直到記憶成為一片焦土。

爸爸連續指幾位家人，指了二姑、媽媽、自己，甚至連媽子都認不得了。正當大家要讓篩子休息，篩子卻突然開口喊出我的名字，問了一句：「你沃不沃？」

這句話說得虛弱，聽來卻震耳欲聾。全家人圍著篩子歡呼，慶祝戰爭勝利，記憶光復。篩子腦中仍是一片荒原，但對他而言，我仍有姓有名，面孔清晰，躲在防空洞內，撐過轟炸，打開綠門，緩緩走出來，戰後復員到篩子記憶中。

但篩子最沒能撐過這場內戰，在第八年初悄然闔眼。

喪事共四十九天，頭七、二七、藥懺、告別式，一連串弄得全家筋疲力竭。告別式當天，葬儀社要為篩子清洗，我以長孫的身份在側。爸爸前一天嚴肅地說「你看到爺爺時不用怕，如果會怕就別來。」但我堅持要去。

媽子交代，要將篩子的手擺成合全，才能前往極樂世界。媽子跟篩子生前信仰一貫道，對道親來說，合全是消災解厄的手勢。

我跟爸爸、二姑走入一間小房間，篩子躺在一張平臺上，身上赤條條，剩一張黃布。禮儀師用毛巾幫篩子全身擦拭一遍，一邊擦一邊說「爺爺，現在要擦手臂喔」、「爺爺，現在要擦私密處喔」，他們一遍遍擦拭這具病苦的殘軀，冰冷房間中，我感覺到溫馨。他們握著篩子的腳踝抬起來，整個身體被直挺挺端起，我看見那背脊嶙峋，佈滿冰霜、褥瘡與紅斑。對比起多年前篩子的雄渾背影。

擦完後，我們被請出去，篩子要換衣服。過了一會兒，再次進到房間，篩子已然換上深藍色西裝，戴上白手套，打上領帶，整齊、乾淨。

二姑一進門便對著篩子說：「爸，你現在變得好年輕，好帥。」篩子沒有說話。

爸爸握著篩子的手，開始擺合全，努力了一陣，因為太過僵硬掰不動，爸爸的背影開始顫抖、抽搐。我走到爸爸面前，看見他的臉皺成一團，正無聲淚流。二姑此時也擦拭著淚。

爸爸再三努力，仍無法改變篩子倔強的手，無奈作罷，退到一旁晾著兩行淚。

我看篩子緊閉雙眼，伸手握握他戴著白手套下的手，冰涼、僵硬的觸感突如其來。我緊緊握著，像幼時調皮地用力捏住，期待能再次被握到哇哇叫，但這次卻等不到反擊，篩子沒有回應。

悵然縮回手，三個人在小房間裡，無聲流著六行淚。

「火來了，快跑！爺爺，快跑！」

回到仁鄰新村，媽子身邊冷清下來，一輩子跟篩子冷戰對峙、熱戰交織，終於到了篩子垮臺那天，終不免面臨寂寥晚景。那天，我人在外地，接到一通電話，媽子血壓飆高，被送進榮總。我來到病床旁，問起仁鄰新村以前的故事，但媽子已不再能絮叨，只能一句話翻過來炒過去，就是沒有下文。也許是少了南京腔的對手緣故，槍炮彈藥在電視機、咳嗽藥水中生鏽消磨。我想探知的眷村往事，也在翻攪炒弄中，漸漸支離模糊。

後來我知道，仁鄰新村於 1983 年改建，兩年後成為公寓大樓重新入住。這時士林歸入臺北市，不再有身分證字號 Y 開頭的人。而我也搬離士林，遷到三重。仁鄰新村裡，紅門矮牆還殘留一扇，但被新建案大樓遮住陽光，公園再也看不到環山。防空洞和鐵門，不知在哪一年被填堵起來。

我沒看過篩子、媽子、余爺爺、奶奶在矮房紅門內吵吵鬧鬧的日子，只看見了新村正慢慢變老，只能途經紅門時，遙想那些語言會戰的時光。篩子的南京腔，媽子的彰化腔、余奶奶的臺語、余爺爺如二胡的悠揚腔調，南北是非、古今通塞，到我這一代，已是三手腔調，但依舊沒有ㄅㄆㄇ。

小學臺語課，我的學習進度一直最慢，腔調最奇怪，同學能輕鬆發出的音，我試過無數嘴形，可就是不像。同學一句：「你是中國人嗎？」鬧得哄堂大笑，一齊指著我：「他是共匪！共匪！」

篩子以前說故事前，常常說：「我們中國人。」媽子罵篩子時，則說：「他們大陸人。」原來以前的炮戰，不只是語言問題，我以為的「我們家」，其實也分了左邊一扇門，右邊一扇門。但我這時卻已不知要為哪邊搖旗、何處助威。

這些問題，隨著我長大，也在翻攪炒弄中，卻慢慢變得清晰，我這次不再拆下左邊輪和右邊輪，就這麼不偏不倚，同時時偏時倚地長大了。

搬離士林後，我常常想到防空洞和綠鐵門，只是不知道，裡頭是不是真的還有人。